

# 《桓谭传》序

戴启远

一座城市的活力来自她的创新与发展；一座城市的魅力源自她的品质与文化。

在我的印象中，淮北是一座因煤而建、缘煤而兴的城市，建市历史并不长。然而，五年前，当我踏上这片热土，开始为这座城市竭诚服务的时候，我才发现，她不仅是一座煤城，还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的古城。广袤的淮北大地在中华文明史册上曾经发出璀璨耀眼的光芒，特别是在先秦、两汉、魏晋时期，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涌现出一大批彪炳千秋的历史文化人物，他们思想活跃、成就卓著，活跃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成为引领社会思潮、推动文化发展的翘楚。这其中，桓谭就是一位杰出的代表。

桓谭是著名的哲学家、经学家、文学家、音乐家和天文学家，他一生跨两汉，身经仕六朝，是卓越的唯物主义无神论者、思想家，有“素丞相”之称。两千多年来，他

以一身铮铮傲骨的不屈形象，博学多才的名儒风范，反对谶纬迷信的无神论斗士，镌刻在中华文明史册里。

我市作家姚中华同志以一位地方文化热爱者、研究者的责任与担当，撰写了这部《桓谭传》。作家以翔实的史料考证，生动的笔墨，饱含深情地追寻这位土生土长在淮北大地上伟大学者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捕捉他栉风沐雨的心路历程，探寻他高尚的品行风貌和博大的人文情怀，让一个真实的、站在历史高处的桓谭展现在人们面前。

桓谭学问广博，通晓诸子，精于治国理政方略，长于音律，又兼通文学、天文、历法、水利、军事、政治等，也是古文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代表作《新论》（又称《桓子新论》）集思辨与理论于一体，集中体现了他的思想、学术和理论成就。据我所知，长期以来，学者们对桓谭做过不少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这些研

究大多局限于桓谭思想、哲学、政治、音乐理论、生平考证等学术层面，缺少对人物全面系统的介绍和文化形象的塑造，更缺少易于学习、传播的文学传记类作品，这与桓谭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其文化思想的重要性是不相称的，也是与我市促进文化繁荣发展不相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桓谭传》的撰写、出版，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有助于帮助人们更广泛、更深入地了解这位彪炳千秋思想家的品质和风貌，更好地挖掘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更好地进行文化传承，让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因此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桓谭传》以两汉风云激荡的历史舞台为背景，以史实为基础，生动形象地描绘了桓谭极不平凡的一生。作者文笔朴实，言之有物，既尊重历史史实，又追求可读性，不失为一部集学术性、知识性、通俗性于一体的人物传记文学读本。

“述往事，思来者”；“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当前，我市处在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全市人民正在全面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着力建设政治、经济、自然生态上的绿水青山，为打造全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样板区而砥砺奋进，开拓前行。淮北扼皖北之要冲，居淮海经济区之腹心，站在新起点，实现新飞跃，需要有跑出加速度、奋力向前冲的精神。更需要文化的滋养和人文精神的支撑。桓谭一生所折射出来的为国分忧、无私无畏、刚直不阿的精神，既是这片土地上人文精神的沉淀和传承，更是催人奋进不竭的动力和追求。千百年来，淮北人为桓谭生于斯、长于斯，成为一代哲人倍感骄傲，无比自豪。我相信，有着桓谭等历史文化名人精神的熏陶和激励，我们有责任、有能力，讲述好哲人故事，传承好哲人精神，把哲人的故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是为序。

## 文质兼美 形神俱佳

——姚中华《桓谭传》读后

余敏辉

在淮北，桓谭绝对是一个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人物。

地道的淮北人，童年、少年都在家乡度过。

因而在相山公园为他立碑塑像，城市里一条长街、一座公园、一所学校、一个社区皆以他来命名，有关他的故事至今仍广为流传。正如知名文化学者马尔所言，“像桓谭这样出生于相山脚下的坐地户，完完整整的淮北籍，老来归故里，享有当朝皇帝来探寻的荣耀，恐怕也只是他一人”。

他是非常值得书写的淮北历史人物。

其实在中国，桓谭也绝对称得上是声名显赫、如雷贯耳。且不说在当代中国某个特殊时期，“很多古人随孔老二‘游街示众’，唯有桓谭、王充因为反对迷信而成为那时极为推崇的古代英雄”，就以他现在的美誉度、知名度、认可度来说，“博学多才，遍习五经，非毁俗儒，反对谶纬，被目为非圣无法，几遭处斩。提出以烛火喻形神的有论论点，对后世无神论思想有很大影响。”

桓谭又是个有的写的中国历史文化名人。

一方面，桓谭是著名的哲学家、经学家、文学家、音乐家和天文学家，是卓越的唯物主义无神论者、思想家，有“素丞相”之称，诚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说，“追寻他不平凡的人生轨迹和博大的人文情怀”，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而另一方面，他一生“仕途沉浮，终不得志；经纶满腹，亦无大任；始为尊尊乐府令，末不过孤独琴家”，加之“学问广博，精通文学、天文、历法、水利、军事、政治、音律等，著有《新论》，可见要为他树碑立传，写作过程肯定是充满挑战的，很有可能是“自不量力”，做了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所以桓谭这个人，又是个极难写的人物。

当我一口气读完中国煤矿作协副主席、安徽省作协会员、淮北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姚中华所著长篇人物传记《桓谭传》，最真切的感受和最深刻的印象是，桓谭其人，确实是一位名不虚传、饱受争议的历史人物；而桓谭其传，既正如淮北市戴启远市长在《序》中高度评价那样，“有助于帮助人们更广泛、更深入地了解这位彪炳千秋思想家的品质和风貌，更好地挖掘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更好地进行文化传承”，又是一部“文质兼美、形神俱佳”的历史人物传记！

《桓谭传》这部书，写得好！我认为，《桓谭传》可圈可点的地方很多，除了选题立意高远，以及它的撰写、出版“填补一项地方文化空白”之外，其中最值得称道之处还有三点：

一是人物真实，形象丰满。我们知道，桓谭是跨越两汉，历仕汉成、哀、平、王莽新朝、刘玄更始、东汉光武六朝的著名学者。

两千多年来，他一直以一身铮铮傲骨的不屈形象，博学多才的名儒风范，反对谶纬迷信的无神论斗士，镌刻在中华文明史册里。而就淮北来说，他的“声势之隆重，超过了我们这个城市的创城人相王，在此建陪都的宋共公以及葬于电厂西山他的妃子共姬，更是令后人仰慕的魏晋时代的名流嵇康、阮籍、刘伶所不及”。不过，在两汉之际风云变幻的历史舞台上，在桓谭身上一直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与他与著名经学家刘歆、“西汉第一才子”扬雄、新朝建立者王莽交好，“论年龄，扬雄最年长，王莽、刘歆次之，桓谭最年轻，三人都是桓谭的父辈”，作者通过“‘天说’之辩”“刘氏父子”“经文之争”“初识王莽”“扬雄之死”“貌合神离”等，抽丝剥茧、条分缕析，清晰地勾勒出他们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人物关系，并认为古文经学是四人共同的学术取向，也是他们共同政治理想的理论基础。又如史书记载光武帝刘秀“方信谶，多以决嫌疑”，桓谭却冒死上《抑谶重赏疏》加以反对，刘秀看后很不高兴。中元元年，刘秀筹建灵台。“其后，有诏会议灵台所处，帝谓谭曰：‘吾欲以谶决之，何如？’谭默然良久，曰：‘臣不读谶。’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谶之非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出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乐，道病卒，时年七十余。”

作者通过“通人之蔽”“宋弘举荐”“陈时政疏”“‘郑声’惹祸”“谶纬之风”“非讖获罪”等，追本溯源，寻根究底，深刻剖析了刘秀与桓谭的分歧所在，以及刘秀不重用桓谭的根本原因。通览全书，对于桓谭这样一位杰出历史人物描摹，作者确实做到了“以翔实的史料考证，生动的笔墨，饱含深情地追寻这位土生土长在淮北大地上伟大学者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捕捉他栉风沐雨的心路历程，探寻他高尚的品行风貌和博大的人文情怀

怀，让一个真实的、站在历史高处的桓谭展现在人们面前”。

二是叙述客观，评价公允。我们应该承认，隐恶扬善、文过饰非的“为尊者讳”，是困扰中国史学界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因为“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就是孔子编纂删定《春秋》时的原则和态度。虽说桓谭是作者“从小就崇拜的历史人物”，但他在写作过程中，却能始终坚持“忠诚于史实，不作虚诞之言，不写无史之实，力求做到每一个情节都有出处，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有史可考，有籍可查”的原则，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如桓谭生活的时代，正是谶纬思想由萌芽到发展的关键时期，作者通过对桓谭生平事迹的考察，揭示当时谶纬思想产生、发展并最终成为官方之学的历史轨迹，并通过梳理古文经学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与今文经学的关系，称赞桓谭“在两汉谶纬迷信盛行、人死精神不灭、神鬼之说甚嚣尘上之时，高擎无神论大旗，迎风而立，刚正不阿，竖立起一尊不朽的历史雕像，他不仅以无神论者著称，他的思想、学术涵盖了哲学、政治、经济、文学、天文、水利、音乐、美术等多个领域，不愧为一代名儒、旷世之才、饱学之士”，应该说这个观点是实事求是的。又如学术界公认桓谭开创了“言精神居形体，犹火两然烛矣，……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空”这样的“以烛火喻形神”的唯物主义形神观，“把我国古代的唯物主义形神论向前推进了一步，这在我国哲学史上是有进步意义的”。作者也高度肯定了桓谭唯物主义形神观，指出“生与死、形与神，一直是困扰人们既古老又现实的话题。自古以来，如同笼罩着一层神秘的光环，令人迷惑不解”，认为“桓谭提出烛火形神说，以此对长生不老、人死精神不灭、魂魄不散之说进行批驳，给弥漫着谶纬迷信、神鬼之说的混沌世道带来了一缕清风”，这种认识和评价是极为中肯的。

三是文笔生动，通俗易懂。当代著名史学家白寿彝曾把我国历史文学的优良传统总结为六个字：准确、凝练、生动。他认为，“准确，是恰如其分地反映历史的真实，在复杂的社会现象里，用准确的文字来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凝练，是能用简练的方式表述比较丰富的内容”，“凝练须有准确做基础。做不到准确，就不会做到凝练的。生动就更不容易，需要对表述的对象有更深理解，也需要作者更有才华”。

我们知道，桓谭有着极不平凡的一生，且不说他“一生跨越两汉，身经六朝”，就是他生活的时代，正逢古文经学初步兴起，音乐、天文、养生、谶纬与阴阳学说等思想也极为盛行；桓谭还是一位极有性格的先哲，他的“一身正气，刚正不阿、满腹经纶却又充满讲究气息的儒生形象”已经成为共识。为此，作者自述，“由于许多资料来源于《新论》及其他学术性著作，让语言生动，摆脱枯燥无味的说教和苍白无力的解释是我写作过程中一直追求和努力的方向”，而从现在出版的《桓谭传》可以看出，“作者文笔朴实言之有物，既尊重历史史实，又追求可读性，不失为一部集学术性、知识性、通俗性于一体的人物传记文学读本”。

试举一例说明，桓谭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位著名的音乐大家，对当时以及其后的音乐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特别是他所著《新论》，“其中的《琴道》篇是较早的论琴专著，承前启后，奠定了中国古代琴论的基调”，不过《琴道》篇文字晦涩艰深，难懂难读也是相当有名的，而作者以“琴韵幽幽”为题，深入浅出，引古论今，侃侃而谈，“在桓谭看来，潇潇之乐，方譬为帝，八音之中，丝弦最为动听，而琴又为丝弦之首。”“八音广博，琴德最优”桓谭猛然拨动了几根琴弦，不禁脱口而出，像是在对琴诉说，又像是自言自语，琴弦发出袅袅余音，像是同他随声附和”，指出古琴不仅能悦耳怡心，“更为重要的是它还能助人修身养性，‘琴’取义于‘禁’，寓意，‘君子守以自禁’，劝禁淫邪，扶正人心，古时候的圣贤无不擅长抚琴，怡情养性，修炼身心，古代圣贤遭遇变故时，穷则独善其身，不失操守，因此称其音为‘操’，达则兼善天下，无不通明畅达，因此称其曲为‘畅’，上之琴曲多以‘操’‘畅’来命名”。以上文字，我们阅读起来不仅增长见识，而且还有阅读的美感，作者文字功力亦十分了得。

淮北自古地灵人杰，名人辈出，如传说中的相土，宋共公、姁叔等先秦人物，薛广德、桓谭、嵇康等汉魏乡贤，以及刘开渠等当代英杰，为更好讲述淮北历史、弘扬淮北文化、展示淮北形象、传播淮北故事，希望能以《桓谭传》出版为契机，尽早编纂一套《淮北历史人物丛书》，这将有助提升淮北城市文化内涵，有效推动淮北文化旅游业发展。

我们期待着！



## 寻找哲人留下的足迹

——《桓谭传》创作谈

姚中华

乙亥新年，长篇人物传记《桓谭传》几经周折，终于由文汇出版社出版。拿到还散发出淡淡油墨香味的新书，感慨之余，心中也稍有安慰，这部三年前写成的传记，付梓出版，既是对淮北历史文化挖掘整理的一点微薄贡献，也是对一代先贤在这块土地留下印记的一种交代。

作为一名业余写作者，长期以来我一直偏爱散文写作。一方面散文的真实性、抒情性符合自己用文字表达情感的方式；另一方面也与我工作性质有关，作为企业一名管理者，难有大块时间去构思、撰写中长篇小说之类费力劳神的文体。同样，撰写人物传记也是我从没有想过的事情。

三年前，我所在的单位因为种种原因，准备春节放假半个月，一次连续放这么长的假期，这是以前绝无仅有的。放假前两个月，我正沉浸在一本人物传记《巴金传》里。一天晚上，我合上《巴金传》，忽然萌生出一个念头，能不能利用即将到来的长假，写一部人物传记呢？即使写不出来，也算是一种尝试。

写作是一种容易被创作动机所激励的事情。那天晚上，我被突然产生的想法折磨得难以入眠。一方面，我为找到一件带有挑战性的创作目标而激动；另一方面，又为能不能写好而担忧。我清楚，虽然这几年零零散散写了一些文字，但要写好一部人物传记，绝非易事。一部成功的人物传记不仅需要文学、历史、古文等多重功底，还需要对人物、事件甄别判断与分析把握的能力。我在这些方面显然力不从心。然而，创作的冲动又给了我莫大的勇气，尝试挑战的兴奋，化作一股强大的写作动力。

人物传记，传主多是名人，绝大多数是历史名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底蕴厚重，名人浩如繁星。为了让撰写的人物富有亲近性、可读性，我把目标框定在淮河流域，又从淮河流域收缩到皖北地区，最后锁定在我长年生活的淮北。一方面，淮北的历史名人可能会被人忽视；另一方面，书写曾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历史人物，挖掘本地文化，也是极有意义的一件事。问题是，淮北有哪些历史人物可写？据我所知，淮北历史上稍有名望的几位名人，比如嵇康、刘伶等，他们的传记早已出现，而且产生一定影响。

我对淮北，以及淮北籍的名人进行逐一排队，列出了一个长长的人物名单，从远古的相王，到现代的雕塑大师刘开渠，我期待着找到一位适合的写作对象。在分析、研判这些历史人物中，一位重量级的，对淮北来说算得上独一无二的历史人物出现我面前，他就是桓谭！如同冥冥之中的期待，我惊奇地发现，这位我从小就崇拜的历史

人物，尽管研究他的人不少，研究的领域也十分广泛，但还没有一部完整、详细的人生传记。现实生活中，淮北人对桓谭并不陌生，以他命名的街道、社区、学校、道路比比皆是。就在几年前，一座以他名字命名的文化公园——桓谭公园，在市中心区域建成，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我感到，这就是我要寻找的历史人物，这就是我值得去研究、探求的一位名人，这就是我要讲述故事的对象！创作这样一位历史名人的传记，既是一份荣耀，也是一份责任！

传主确定后，我开始广泛收集资料。只要是有关桓谭的，哪怕是片言只语，我都一一收录、整理。与此同时，我开始阅读《汉书》《后汉书》《王莽传》等一类史书，了解桓谭生活的时代背景、社会状况和风土人情，为写作做准备。

收集资料与我预想的大相径庭，这是因为研究桓谭的资料虽然很丰富，但大都偏重于他的思想、学术、治国理政主张，以及他在反对谶纬迷信、经学、文学、音乐、天文等专业方面的研究，缺少生活经历，特别是很难找到他生活的细节。他留下来的唯一一部著作《新论》现存篇目仅有原来三分之一内容，尽管能寻觅到他生活的一些轨迹，但不能反映他的生活全貌。他的家人资料线索更少，有史可考的是他官至太乐令的父亲、和一个曾经陪同他到落地听音乐的哥哥。但他们的名字、生卒时间均无从考证，就连桓谭生卒时间在史学界也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为此，我一度失去了写作的信心。

为了更进一步了解这位历史人物，我先后几次来到淮北师范大学，拜访了纪健生、张秉政等几位史学方面的学者专家。我的写作想法得到了他们的热情支持与鼓励。纪健生老师听到我的创作想法后，十分高兴，让我放开手写，最好写出四五十万来。他还送给我一本他珍藏多年的《桓谭》小册子，上面加盖着“安徽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的紫色印章。张秉政教授鼓励我说，写好桓谭，将是对淮北地方文化的一大贡献。正是他们对桓谭在两汉历史地位极高评价，以及对我的热情鼓励，让我重新鼓起创作的勇气和信心。

听说淮北老火车站附近曾经出土一块明代居士在桓谭曾经藏书的地方立下的石碑。几经周折，我终于在淮北博物馆一家草丛中找到了它。石碑断为两节，“桓谭藏书处”几个字迹已经模糊。我如获至宝，急忙找来专业摄影师，对它进行拍照留存。对我而言，这是我创作《桓谭传》唯一一件历史实物，尽管它是与桓谭相隔八个朝代的后人留下来的。

2016年大年初一，也是长假第

一天，我推掉一切应酬，也放弃了回家乡的念想，开始一个人关在房间里进行《桓谭传》的写作。窗外不时传来新年的鞭炮声、孩子们的欢笑声，以及走亲访友者的祝福声。我在一堆废纸堆中，追寻着两千多年前一位古人的足迹。冥冥之中，我觉得似乎有一种召唤，让我心无旁骛，心甘情愿地追寻着他的脚步，探秘他的心路历程。

经过半个月的努力，元宵节凌晨，我终于写完《桓谭传》初稿的最后一个章节。此时，东方已经露出微曦，大街上，洒水车正用一首欢快的乐曲迎接着一个清新美好早晨的到来。我来到室外，深深呼吸了几口新鲜的空气，倦怠全无，本想去不远处的相山做一次晨练，思绪却又不知不觉回到桓谭身上。历经半个月与这位哲人在另一个时空交会，体味了他的人生沉浮，目送他走向历史的深处，感到如同辞别一位老友，竟有些恋恋不舍。

写作和研究，为我拂去了岁月的层层面纱，让我渐渐认识了一位真实的、站在历史高处的桓谭，一位旷世奇才与学者大儒。历史给桓谭的定位是，汉代哲学家、经学家、天文学家，无神论者。在这些刻板的定论之后，我看到一位跌跌撞撞行走走在两汉风云舞台上的儒者，一位满腹经纶却命运多舛的哲人，一个有血有肉却孤独的灵魂。无论是思想、学术，还是智慧，桓谭都到达了一个令人敬仰的高度。他学识广博，不仅在经学、文学、史学、天文、水利、音乐、美学等方面有着极高



《桓谭传》封面